

翠袖乾坤
伍淑賢

有時在外面吃飯，會去利舞臺的無印良品咖啡店，在一個三菜套餐。喜歡那兒的食物簡單健康，且有明亮的飯堂感覺，也沒有一般餐廳的夾汁和油膩。

海闊天空
蘇狄嘉

黃昏六時，由新西伯利亞登上往葉卡捷琳堡（Yekaterinburg）的火車，開始鐵路之旅第七站的二十小時夜車旅程。晚上九時多火車停靠站時下車，在月台上見到售賣魚乾的小販，買了一條煙燻魚，正好配搭蝦子麵作翌晨早餐享用。

三塊與四塊

她：「我剛才要了燴雞，為甚麼你只給我三塊，那個外國女人卻有四塊，你們用甚麼標準決定菜的分量。」
那個可憐的伙計，小聲地說：「我們是……按重量給的。」
她：「當然不是啦！你們根本沒有磅，我看得很清楚。」
那個可憐的伙計，繼續小聲地說：「有時如果雞肉是小件一點的，我們會多給一件。總之人人都差不多。」
她：「這樣根本就沒有標準。我只是要知道你們用甚麼原則去決定菜的分量。是不是因為那是個外國人，才給她多一塊？」

聽到這裡，就覺得中國人的自卑和自大又來了，連一塊雞這麼小事，也上綱上線到民族層面！正想看這事如何收科，這時另一個伙計見我等得久了，示意我到他那邊點菜。待我點完菜，轉頭看那女的已不見了，可能是店長出來解了圍。這就是我們的中產，會因為自己已吃完的一碟飯比人少了一塊雞，而花很長時間去窮追原則和標準。

葉卡捷琳堡歷史漫遊

葉卡捷琳堡有著另外一個歷史連結，台灣的前故總統蔣經國，曾在旅居此地一段頗長時間，並在此地與俄文名「芬娜」的蔣方良女士結婚。

當然，近年有關葉卡捷琳堡的熾熱傳聞，莫過於UFO。從冷戰時期至今，不斷傳出有民眾看見葉卡捷琳堡上空有UFO盤旋，有狂熱份子說葉琳卡捷堡的上空擁有一種能量，能夠促使、吸引UFO盤旋形成漩渦，但對於這種未知的能量，始終無法證實。

距離葉卡捷琳堡二十公里，在烏拉爾山脈和烏拉爾河經緯度：北緯36度50分東經60度30分，有跨越歐亞大陸分界線，踩上劃分西伯利亞歐亞部分的界碑，右腳踏在歐洲，左腳下是亞洲，好不威風！

司空明的畸戀小說

司空明（一九二一至一九九七），原名周為，又名周鼎，別字紀英，是五、六十年代知名的小說家；此外還是一位名報人，職至《星島日報》總編輯。七十年代，他任副老總時已擱筆，再不寫小說了。他曾說：「報館收入微，我惟有寫稿找外快。我一對子女都是靠稿費養大的。」在他芸芸三毫子小說中，有部以抗戰時期廣東省會韶關為背景的《曲江霧》，頗為特別，值得一談。

這書一絲的抗日情懷都沒有。有炮火，但只是躲避日本軍機的轟炸，男主人翁雖有「一腔束手待斃的悲憤」，但轉瞬間，又「沉醉」於他苟安的生活中。

小說以第一身來書寫，即是男主人翁就叫司空明，是「桂林實業公司曲江辦事處」的主任。從小說中所描述的曲江地理形勢，司空明十分熟悉，如武江、浚江、東河堤，道路如何走，情景如何，令人恍置現場，甚至當時的居所、飲食，都刻畫得鉅細無遺。

同時，透過辦事處同事的口中，曲江是偏安的，兩年來卻遭第一次最慘重的日機轟炸。轟炸後的滿目瘡痍，司空明寫得入木三分，可證實他在現場。而這次大轟炸，造就了男主人翁和女主人翁秦稚子的情緣。兩人一起逃難，一起逃到秦稚子的居處。男主人翁曾觸摸到秦稚子「柔軟的酥胸」，事後回憶起，「自己的手也有點異樣了」。

秦稚子是司空明新來的女職員，來頭有點神秘，據傳是桂林總公司老闆派來的。對這謎一樣的漂亮女人，司空明有「異樣」後，漸生情愫。最後揭盅，這女人確是老闆的秘蜜情人，為了躲避太太，所以才派來曲江暫避。而當太太去了重慶，老闆又召她返桂林。

司空明，在秦稚子離開曲江前夕，男主人翁和她好上了。為了追尋這段情，男主人翁不惜千里迢迢去了桂林，結果當然是徒勞無功。而對桂林這後方的街道、環境，司空明寫來甚為熟悉。在戰時他確是走遍兩廣之地，成了他小說的重要場景，而對桂林的豪宅、和富人、權勢者的奢華生活，司空明用了諷刺的筆法，如「瘋狂的樂曲」，「荒蕩的笑聲」等。還有反諷的是，在曲江時，秦稚子為他介紹一位「黃太太」，說是「黃師長的太太」，司空明加了個按語：「那個時候，要找一百個姓黃的師長，也許並不困難啊。」這是對時期的諷刺。故事的結局是，秦稚子永遠失蹤了，這段戰時的畸戀，只留下男主人翁熱烈的感嘆，「我想假如再碰到她的時候，自個兒也許還是愛她的。」癡情至此！

司空明的白話文，總嫌有些西化味道，如：「制止秦稚子前進」、「中午下辦公的時候」、「你現在只不過才在開始」、「我很耐心地」、「一壁在慢慢地深深地抽着煙」、「她給我一副愁眉苦臉的神色」、「我發現自個兒肚餓了」、「等待着痛苦」等等。

雖有文字上的瑕疵，全文佈局卻緊密，地域色彩濃厚，故事吸引。作者提供圖片



古樹即景（下）

見過比這更大更老的古松樹和銀杏樹，對這棵不認識的樹，我不太感興趣。

今年春天，從單位的孟大娘家院門前經過，被院中的花香吸引，我徑直走去觀賞。孟大娘是單位裡的養花高手，家裡養了很多花。結滿金桂子銀桂子的桂花、兩米多高的仙人掌，以及劍蘭、曇花、繡球和一些我不認識的花，滿滿一院子，連她家的陽台上都塞滿了各種花。

我進去時，孟大娘正蹲在地上侍弄幾盆花。見我進門，她起身樂呵呵跟我打招呼。院落東面的牆根處，有一棵栽在地上的花樹正在盛開，花色潔白，花朵細長如管，一朵朵小花擁擠着排列在一起。小樹花開滿枝，聖潔如雪。詢問孟大娘才知道，這散發着淡淡花香的花樹名叫雪蘿。聽我說第一次見雪蘿樹時，孟大娘很不解。她說，前西固村那棵幾百年的大雪蘿樹你沒見過？村頭很大那棵！被孟大娘這麼問起，我這才如夢方醒。原來，那個同事們經常談論的不算太大的大樹，就是雪蘿樹，能開潔白漂亮的花！

單位駐地離前西固村不到五里路，我又抽空專程去了一趟。我去時，那棵雪蘿樹已經開完花。雪蘿樹的樹下，被政府部門圍建起一個直徑七八米的圓形花壇。花壇高近兩米，布着石階。花壇

的南面下方，專門立了塊石碑。

仔細讀了石碑上的繁體字，又詢問路過的一位老人才知道，這棵雪蘿樹，當地老鄉叫它流蘇樹。前西固村建村時，村裡只有三個姓氏。其中一個姓氏，人丁不旺，有個家中排行老三的人，一輩子沒娶媳婦，年歲不大就死了。膝下無兒無女，也無錢財和特別嗜好，一生唯獨愛花。參與埋葬他，有人憐憫他，就在他的墳前栽了一棵小雪蘿樹。

三百多年過去了，這個村子由當初的三個姓氏幾戶人家，發展到現在的十多個姓氏一兩千人，可謂變化驚人。除了村子在擴大，姓氏格局也在不斷變化。強姓變弱，弱姓變強，強強弱弱輪流交替。堅守着，交替着，進出着，不知更迭了多少次！可是，始終沒變的，就是這棵雪蘿樹。除了一年年長大，一年年開花，它依舊站在原來的位。從弱不禁風到倜儻矗立；從有葉無花到白花勝雪，它已經歷了幾世滄桑？

雪蘿花美，可真正超過百歲的雪蘿樹，我們這裡卻沒有第二棵。那個愛花的光棍漢，或許他不知道，因為他的生前喜好，這個世界上多了一棵生長了數百年的雪蘿樹！

與這些大樹相比，在兩泉村往北的山谷中，在一個四五米高的斷壁處，一棵對招粗的紫藤蘿也堪稱風景。我們這兒的山，又有點兒像嶺。大多數下部像個錐形的大土嶺，愈往上愈陡越尖細，

到半腰時頂部突然聳起懸崖石壁，便又更像山。

那棵紫藤蘿，在「土嶺」的最上部，在與懸崖石壁銜接處的岩縫裡鑽出來，它的根深埋在岩石下的「土嶺」裡，枝幹則曲曲折折，從這棵大樹攀上那棵大樹，在大樹上繞了幾圈後，又攀上附近的懸崖石壁。它從山下攀繞到山上，粗枝細麻，四處纏繞，不下十多米長。讀初中時和同學們一道去遊玩過一次。去時，紫藤蘿正在開花。記憶中，那些花長短粗細都極像綿羊豎起的後部那截尾巴稍，毛茸茸的，顏色紫白，香味淡雅。那棵紫藤蘿樹雖然蒼老，新藤的韌性卻依然強大，我和一個王姓同學，合同我們班主任，還一起攀上橫伸到懸崖邊的枝蔓上照了張合影。當時，那粗枝還被壓得一顫一顫的。

我們這裡樹多，紫藤蘿樹卻幾乎見不到。偶然冒出這樣大的一棵藤蘿樹，歲愈百年仍生機盎然，一是算它生命力頑強，一算是它的機緣造化。這麼漂亮的花樹，沒人看管，按說等不到這麼大就會被人家連根拔走的啊！

松柏、銀杏、雪蘿、藤蘿，這些都不是什麼特別名貴的樹種，全國各地都有。可是，真當它們經歷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滄桑巨變之後，它們，就成了風景。

聽老一輩說，五六十年前，我們老家這邊有很多古樹。兩抱多粗的家機樹，哪個村都不缺。可惜，在大煉鋼鐵和木炭的年月，都被砍伐煉製成木炭了。倖存下來的一兩棵，後來也被村裡或私人變賣砍伐掉，沒了蹤跡。

一棵樹，能長到一抱多粗，怎麼也得幾十年。

我記事時，村裡還有許多生長了四五十年、五六十年、七八十年的大梨樹和山楂樹，生長了二三十年、三四十年的老蘋果樹，那時也有很多。可現在，那些原本生長還算茂盛的老樹，剩下的已經不足十之一二了。

大灣村那兩棵古松樹，是幸運的；兩泉和王崗山村那兩棵銀杏樹，是幸運的；前西固那棵孤單的雪蘿樹，是幸運的；山谷中那棵蒼勁的紫藤蘿，是幸運的。它們經歷了世間成百上千年的滄桑巨變，歷經了風雨無數，卻以自己的方式，靜靜地挺立下來。

成百上千年前，栽松樹的人，栽銀杏樹的人，栽雪蘿樹的人，栽紫藤蘿的人，無論富貴還是貧賤，無論善良還是兇惡，無論興盛還是衰敗，他們都永遠地消失了，悄無聲息的。只留下一棵棵生機勃勃的老樹，依舊在時光中堅守。

樹，不像栽樹的人那樣有思想和作為，它們只會靜靜地生長，努力地生長。但因為堅持得久遠，因為經歷的多廣，它們便成了一處難得的風景。我敬仰這些年老堅忍的大樹，敬仰這些天地之造化！

枝葉遮天蔽日，如瀑如雲；根基沉穩有力，恰似鋼筋鐵骨。這樣的老樹，安家何處，何處就多了一位閱盡滄桑、神態祥和、胸羅萬象的老「壽星」。於是，一棵老樹，又是一段歷史；一棵老樹，還是一筆財富；一棵老樹，就是一處風景！

鍋場豆腐

作家劉震雲曾在一個訪談節目裡提到他早年在北京求學的回憶，對學校食堂的一味鍋場豆腐供為難忘。時值改革開放之初，肉食尚為定量供應，鍋場豆腐售價便宜，裡面又有少許肉末，對於胃口奇怪且又缺乏油水的學生來說，是不可多得的恩物。雖然只是些微的美好，可一俟與特定的時空及心境縮印，就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，散發出令人留戀的愉悅氣息。

鍋場豆腐大概是魯菜中最討人歡心的菜式之一了，經過小火慢煎的豆腐，通體金黃，口感甘香鬆軟，汁濃鮮嫩，既深具魯菜「味厚」之精髓，又一改魯菜喜用醬料、口感偏鹹的傳統。不同地域的人凡是看過，都會有一種家常的親近感，覺得與自己的日常口味相去不遠。而且，鍋場豆腐還可以根據食客的口味和喜好進行改良，形成不同的私淑版本。一般是用北豆腐切成煙盒大小的小方塊，兩面沾上薄薄的淀粉，再蘸上打勻的雞蛋液，入鍋煎至金黃，加入肉末、蔥蔥末燜至收汁，就是佐飯一流的菜餚了。也有精於飲食之人為了追求更為鮮嫩醇美的滋味，還會增加一道工序，把北豆腐先放到雞湯或高湯中浸煮入味，再行烹飪。如此做出來的鍋場豆腐，像是一道素菜，可入口，那種含蓄濃郁的鮮香，就會向味蕾發出親切而雋永的召喚，讓人百食不厭。早在清代，鍋場豆腐就獲得了眾多美食家的青睞。清人梁章鉅的《歸田瑣記》寫到，道光年間，他出任山東按察使，與同僚會飲於大明湖旁的薛荔館。與宴者皆為風雅文人，又有長官在座，為顯示清康和安貧樂道，宴席的菜式須力求精簡。於是主持餽饌的廚師推出一道豆腐，用小碟子分裝，每人兩塊。眾人一嘗，盡皆愕然，不知吃的是什麼東西，竟然能如此甘香鮮美。

這道口感獨特的菜就是鍋場豆腐。因北豆腐的水分少，質地厚實，內裡佈滿了結構均勻的氣孔，是絕佳的借味菜，用雞湯事先浸煮後再煎乾烹製。豆腐飽吸了雞湯的清鮮，自然甘香適口，於味道上形成了質感的飛躍，並震撼住了遍嘗異味的眾人，構成了一種「高大上」的飲食效應。

今人做鍋場豆腐，也是豐儉由人。有人為了製造出更為華麗炫目的效果，添入乾貝、火腿、蝦仁、冬菇等物，於不同的口味改造下，也重新界說了鍋場豆腐的定義。不過，我最欣賞的是用香椿芽來做鍋場豆腐。香椿芽是最為香脆、最為肉感的蔬食，有了它進行轉旋和整合，即使一點葷腥也不放，也是一道極致的美味。做出來的鍋場豆腐，不僅會有一股特殊的鮮香縈繞於唇齒，久久不會散去，豆腐的完美兼容性，也像是具有哲學意義的生活導引。因為這道菜所展現出來的，一如恬然自如的生活，感悟越深，也就越有美好的感覺。

五味人生
陶琦

「末代沙皇」來過香港

自開埠以來，香港一直受到北方的俄帝國關注。十九世紀中葉，沙俄專注於對中亞和亞洲遠東地區的陸上殖民擴張，故對南海之濱的香港鞭長莫及。即使如此，許多俄國名人曾駐足香港，如「末代沙皇」尼古拉二世當王儲時曾蒞臨香江，大作家岡察洛夫和契訶夫曾在遊記中記錄過港島風情，值得本土史家研究和發掘。

俄羅斯的祖先是森林草原民族，一千多年前，古羅斯人在今烏克蘭的第聶伯河畔建立了基輔羅斯，成為俄國最早的國家。後來，基輔羅斯為蒙古鐵騎所滅，開帝始長達四百餘年的「蒙古枷鎖」統治時期。但從彼得大帝起，俄國通過一場場對外戰爭，躋身歐洲列強之列。還是說說香港吧。一八五二年，俄國著名作家和旅行家岡察洛夫乘坐「巴拉達」號雙桅戰艦，從聖彼得堡出發，經波羅的海到大西洋，繞過南非後進入印度洋，穿過馬六甲海峽，抵達香港並停留了一周。岡氏的此次環球旅行寫下《巴拉達號三桅戰艦》長篇旅行記，對香港有細緻描述。

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五年，葉普加金出訪日本後，俄國於一八五六年始在港設立總領館，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爆發為止。六十年間，許多俄國王公貴族到訪過香港，亞歷山大·亞歷山大羅維奇大使便是其中之一，他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之子，「末代沙皇」尼古拉二世之

見多識廣
尹樹廣

父。但是，訪港最有名的俄國人非察薩羅維奇·尼古拉莫屬，他就是後來的「末代沙皇」尼古拉二世。他一九一一年作為王儲到過香港。此前，大作家契訶夫也在港遊歷過一周。

十月革命後，俄國對外交往進入收縮期。這一時期，有幾百名俄國人流亡香港，把這裡當作最後的避難所。一九二一年，蘇維埃政權關閉了駐港總領館。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初，蘇聯經濟形勢好轉，對外貿易重新活躍，才恢復總領館，並開始向香港出口食品，較知名的有魚罐頭和「納爾扎」礦泉水等。

俄國人對香港的發展也作出過自己的貢獻。《俄羅斯人在中國，歷史的回顧》一書記載：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俄國人在皇家警察局和水警部隊服役。當時海盜猖獗，水警部隊因此喜歡招募紀律性強、作戰嚴謹和軍事素養高的俄羅斯人入職。日佔時期，俄羅斯警員亦同英籍警員一道，被關押在赤柱監獄。」

東正教是俄國的國教，很早便來港傳教。一九三三年，一位名叫維克多的北京東正教教長來廣東傳教，於次年七月決定在廣東開設東正教堂。德米特里·烏斯賓斯基神父曾領導香港的傳教活動，隸屬北京教區管轄。在Columbian Cemetery墓地，就葬有烏斯賓斯基神父等宗教人士。於今，俄羅斯總領館在香港開設有俄羅斯語言中心，成立有香港澳門俄羅斯同胞協會。

當代俄羅斯人也鍾意香港。筆者曾多次接待俄羅斯朋友，他們喜歡香港的美食，更喜歡在這樣的沙灘上享受日光浴。普京和梅德韋傑夫十分看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，希望借鑒香港經驗，將「飛地」加里寧格勒建成俄羅斯的香港。

梅淑足跡
車淑梅

外地掀起為ALS病者籌款的「冰桶挑戰」熱潮，橫掃香港，我一直自視旁觀的一分子，直到兒子的網球好友向他作出挑戰，要他遵守遊戲規則，在通碟後廿四小時內完成。

實在網上不斷發放各界人事淋冰水的片段，最早吸引我的是比爾蓋茨，剛接受了面書創辦人馬克扎克伯格的挑戰，他立即行動，親手燒焊了一個鐵架，吊着一個大鐵桶，一二三冰水一傾而下，他成功了。

可得最認真獎：劉德華挽着冰桶衝上天台，在維多利亞海港的襯托底下，冰冰淋淋，可得最有型獎，王維基和恩重如山的蘇局長，所謂冰桶滅恩仇，可得最有意思獎！

「冰桶挑戰」的意義

不過，見到一桶桶的冰和水就此報銷，心有不捨怕浪費，此時，兒子取來了一大桶舊網球，他竟想到用此作為代替品。拍攝之時，除了網球淋頭外，更將那個有費達拿親筆簽名的網球作最後一擊。他假裝暈倒，十分搞笑，同時收到行善的效果。我這旁觀者報以熱烈掌聲。怎料，消息傳來，好朋友EF JOE CHIU竟向我下戰書，點名要我參加冰桶挑戰，不擔心，因為遊戲規則淋冰水者捐十美元，不行動者捐一百美元，我應該為我知道大家都會沉醉在挑戰的歡樂當中，到底有多少朋友明白ALS漸冰人症，即「肌萎縮側索硬化症」患者的身體感受？

「數」我一定會「找」，但，可以多做一點點，向本土患者伸出援手，我決定走訪「香港肌健協會」，現場找數。劉偉明會長是二〇一一年十大大再生勇士，他患有脊髓肌肉萎縮症，他同樣了解ALS病友的痛苦，我問，冰冰照頭淋就是要我們明白他們的感覺嗎？原來患者很可憐，感覺神經正常，認知、腦袋非常清醒，唯獨運動神經失靈，這種退化症，至今仍未有醫治的方法，由於控制不了運動肌肉，即呼吸、吞嚥等等都不能自主，整個身體都僵住了，就像一個活生生的人被困在雪櫃裡。冰桶挑戰那冰凍的感覺只是一時，ALS的病人就是每天廿四小時受苦。淋冰冰正正象徵病者漸被凍結的感受。

漸冰人的身體機能失控危害生命，醫生會請病人作出抉擇，那是他們所謂的「生死抉擇」，可選擇自然離世，亦可選擇延續生命，方法是廿四小時靠呼吸機，用鼻喉餵食，甚至要開胃喉直接送營養。肌健協會的工作就是陪伴病友渡過這段艱辛的抉擇期，若決定使用呼吸機，即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，協會正為約一百名的漸冰人籌募善款作各種開支。

明白了冰桶挑戰的最大意義，我也捐上小小善款作支持，正如劉會長所指，大家不要只視此項善舉是一時間的遊戲，更會長期關注ALS朋友的需要。希望香港人繼續愛心爆棚，為這班活在雪櫃裡的漸冰人帶來無盡暖意。